



學
記
張冀聲譯

孤軍五十二

上海百新書店刊行

張冀聲譯述

孤軍五十二

一譯：水兵尼古林

百新書店發行

孤軍二十五

全一冊

著者所有權 不准翻印

原著人

Leonid Solovov

譯述人

張冀聲

出版者

百新書店

上海河南路一七九號

發行人

徐稚鶴

發行所

百新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第一版

孤軍五十二

· 目 錄 ·

一、在旅途中……………	一	十五、戰爭中的狡詐……………	六〇
二、第一個戰鬥……………	一四	十六、襲擊……………	六五
三、在山谷中……………	一七	十七、狄洪站長的功勛……………	六八
四、容克機從西面來了……………	二五	十八、『我們軍隊反攻了』……………	七二
五、再會吧，朋友們！……………	二八	十九、宣誓……………	七五
六、站長狄洪·瓦魯可夫……………	三二	二十、考驗……………	八〇
七、FD-123號車頭……………	三五	廿一、狄洪·瓦魯可夫的罪惡……………	八七
八、鐵路被切斷了……………	三八	廿二、最後一夜……………	九二
九、瑪露莎的眼淚……………	四一	廿三、瑪露莎的死刑……………	九六
十、撞車……………	四五	廿四、劊子手們逃了……………	一〇〇
十一、在偏僻的農村裏……………	四八	廿五、在渡口……………	一〇二
十二、夢的啓示……………	五二	廿六、衆寡懸殊的戰鬥……………	一〇八
十三、敵情偵察……………	五四	廿七、尼古林的不朽……………	一二二
十四、鐵錨露了馬脚……………	五七	廿八、前進，向西方前進！……………	一一九

一 在旅途中

一個海員是不願孤單一個人旅行的。他簡直受不了這份孤獨。離開那些慣熟的水兵甲克和圓頂帽——沒有人跟他擺克隆斯達和塞瓦斯托波爾——一帶老朋友們的故事，或是談論海船兵艦，或是玩紙牌……他感覺太寂寞了。

尼古林在他那節車廂上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在所有的旅客中竟看不見一個海員。他祇得又悶悶地回到他在角落裏的座位。

火車剛緩緩開進車站，尼古林便已經跳到月台上，沿着整列火車走，心裏暗暗在希望着能夠找到一個他的同類。

運氣不壞，遠遠地他望見一個藍甲克。

『好麼？』

『喂，好麼，伙計！你從那兒來，要到那兒去？』

水兵們交朋友用不到多少時間。五分鐘以內，他們便彼此認識；十分鐘工夫，他們便已經成了老朋友了。在開車鈴響第二遍以前，尼古林已經知道了他這位新相識的全部

：他名叫瓦西里，姓克雷洛夫，他在醫院裏住了一個時期，現在到黑海去歸隊。

『好罷，瓦西里，』尼古林說。『把你的東西收拾收拾，到我那輛車上去罷。』

到了第二個車站，他們走出來活動筋骨，又碰見了三個——瓦西里·克里托索夫，菲力普·卡爾金珂和薩可爾富米楚夫。如果有五個水兵在一輛車廂裏玩紙牌的話，那麼所有別的車輛裏的水手們一定會聞風而來。事實正是如此……不久，尼古來·朱可夫便來加入這快樂的一夥，接着又來了西雷布來亞可夫和康諾瓦羅夫，……隨後尼古林便數不下去了。在每一站上，總會有一個圓頂帽從車門口探進來，問：

『我們藍甲克是在這兒嗎？』

『是的，在這兒，來罷，在這兒拋錨罷！』，一定是如此回答。

於是水手們一個個地都在這兒拋錨，直到整個車廂幾乎被這羣藍甲克們擠破了。尼古林興高彩烈地叫道：

『伙計們，我們現在可以裝備一隻船了！』

『當然可以！』富米楚夫答道。『我們一共二十四個，正好一個整隊。』

『不，』是克里托索夫的聲音。『還不夠數。要二十五個，纔夠一隊。我們還差一個呢。』

好像來答覆克里托索夫這句話似的，車門打開，他走了進來——第二十五個。

『呵哈！』當他看見了這一羣水兵甲克和圓頂帽之後，說道：『我知道是一陣好風把我吹到這兒來。我想一定會碰到幾個我們的伙計的。……』

他看起來有五十多歲，兩鬢已斑，鬍子全白了。一上了這樣年紀，他出門一切都準備得十分齊全和妥當，不像那些吊兒朗當的年青小夥子，馬馬虎虎地，凡是可能需要的東西他都帶着。他右手提着一個皮包，左手拿着有水桶那麼大的一隻鐵壺，背上背着一個打得齊齊整整的背包。

『嚇！』他挨着康諾瓦羅夫坐在下層臥鋪上，說道：『剛纔煩得很……好麼，孩子們？』

『好麼？老爹，』尼古林答道，他稱呼得那麼自然，使這位老水手感覺非常受用。

『一切都好。在動身以前我煮了茶。我想，讓牠泡得醞醞的，然後拿到車上來好馬上喝一點。現在，孩子們，拿出你們的杯子來……』

倒完了茶，老爹打開他的背包又拿些糖出來。首先他祇拿了一塊給他自己，好像捨不得吃的樣子。但是這些坐在他前後左右的都是水手，他自己的一夥人呵！……他猶疑不決地四下里望一望那些藍甲克們，到底老水手愛護同夥的感情戰勝了節省和其他一切。一面喃喃着，一面他將整盒糖從背囊裏拿出來，一股腦兒都倒在一張報紙上，遞給每人一塊。

誰也不願在老爹面前落後。於是大家都打開他們的提箱，背囊和口袋。第一個人取出一塊肥豬肉，第二個人是臘腸，第三個是乳酪，第四個是餅乾。吃完了茶，尼古林把他的力士牌香烟倒在一個鐵廳裏——二十五個人正好二十五根烟，沒有一個人落空。

就這樣他們繼續他們的旅程。大家一致公認尼古林是這一夥的領袖，老爹負責軍需供應。不久果然發見他就是一個辦供應的行家。他懂得各樣貨色的種類，他主張整批的買進——如果是煎魚，一下子買牠四鍋；如果是雞蛋，就一次買一百；如果是蘋果或李子，就買牠一簍子連簍子帶來。卡爾金珂和康諾瓦羅夫跑得最快，負責在每個車站上去辦開水。

瓦西里·克雷洛夫也分派了任務——所有車票都交他保管，一齊交給查票員查驗。這位瓦西里·克雷洛夫值得略加介紹。他有一種非凡的本領，能夠在一霎眼的工夫交上一個女朋友。……火車還沒有完全停住，他便跳上了月台；三分以後，他會跟幾個來看火車的本地姑娘愉快的交談起來。不到五分鐘，他便從口袋裏掏出他的小本子和鉛筆，寫上通訊地址。七分鐘以內，車站的鈴響了，火車開動。他便聳身跳上已經開動着的火車，站着從窗口探出身子揮動着他的帽子，直到火車駛過最後一個旗號杆。

那些水兵們一齊哄笑着。最調皮，愛開玩笑的朱可夫刻薄地向他取笑。假裝同情的神氣，他搖着頭，嘆息道：

『唉，瓦西里，我替你爲難。你一定逃不了這一筆離婚贍養費呵……』

『你這混蛋，娼婦的兒子，』朱可夫氣惱的說。『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那麼，怎麼回事呢？』

『我歡喜接到別人給我的信，可是我既無親又無故。我可以在前綫上給這些地址寫信，她們一定會回信給我，現在你明白了罷？』

但是朱可夫還是不肯住嘴。

『哈，如果你給所有這些通信處都寫起信來，那你簡直需要單有一個寫字間纔行！』

於是老爹開口了。

『不要纏他，好不好？他是一個無父無兄的孤兒，你不知道麼？你看你像猴子一樣滑頭滑腦拿他開心。瓦西里，不要理他……』

接着又罵了幾句，一場爭吵就過去了；因爲一般在海上過生活的人們對於年紀大的長輩是不做興還嘴的。

這些水兵們對於他們的老爹非常尊敬。老實說，對於一個人在三十年以前便參加杜比斯柯將軍艦隊的魚雷艇隊，曾擊沉過『米吉底』號和『布累斯勞』號，並且親眼目睹黑海艦隊在諾瓦羅西克灣慘敗的悲劇的人，大家怎能不尊敬他呢？老爹告訴他們他的父

親如何在海軍服務，他的祖父是一個禁衛隊水手，如何因為保衛塞瓦斯托波爾有功得到聖喬治十字勳章。

『我們這一支的名字叫柴霍齊夫（註一），就是因為我的爺爺得到的，』老爹說。『他從那次克里米亞戰爭解隊回來，胸上戴着一枚十字勳章，衣袋裏裝着一百多盧布，可是沒有地方可去。他是一個孤兒。他走進一個村莊，在一口井前停住了，他想喝點水。四下里一看，他看見一個年青女人提着一隻水桶。是個很漂亮的女人，雪白的皮膚。臉上兩個小酒窩兒。爺爺在女人面前向來是不落後的，於是便開口說道：「不可以讓我飲你的桶喝一點水？」好啦，一句話開頭，別的話便跟着來了。「你的老闆呢？」他問。「他打仗去了……可是始終沒有回來。」「我很替你難過，」爺爺說。「沒有一個男人在家，種莊稼是太辛苦了，而且也太寂寞。」』

『這個年青女人立刻滿面流眼淚。』『不要提起罷！我整夜的難過，一直到天亮都閤不上眼。』於是爺爺便乘機對她說：『你看，我是無家可歸的人，可是我會種地。至少不會比你的老闆差。說到別的事情，你將來一定可以看出我比他還要強些。我領到一筆獎金，有一百多盧布——足夠買一對牛，也許還可以買一匹馬。讓我來幫你一塊兒來種地罷。』憑他那雙明亮的櫻色眼睛，烏黑的鬍鬚，和漂亮的頭髮，還有那綴在胸脯上銀光閃閃的十字勳章和他那隨風飄舞的制服帶子——一個鄉下女人禁得住這種魅力嗎？

簡斷截說，兩個人彼此同意，於是便在一塊住下去了。從此我的爺爺就住在這村子裏，一直到老。鄰居們都叫他新來人，我的名字就是這樣得來的——柴霍齊夫。』

當火車駛近一個車站時，汽笛嘶叫着。這是最後一站——所有客車都在這兒停住，祇有軍用車纔能繼續向前開。這些水兵們都希望儘快趕到前綫。

車站籠罩在昏暗中，到處擠滿了陸軍或海軍官兵，有的是從醫院出來，有的銷假歸隊，有的是奉有特殊任務。大家都急急忙忙奔向每一列開往前綫的列車。車頭的嘶叫聲，緩衝器的軋軋聲，千百雙皮靴的雜踏聲，喊呼，怒罵在黑暗中混成爲一片雜亂的囂音。尼古林一面看着聽着，一面搖頭。

『不行，伙計們，這樣我們永遠走不成。如果各人分頭自己想辦法，我們也得在這兒等三天……我們一定要裝做一個隊伍的樣子……好，站隊！』

這二十幾個水兵立刻排成一隊，並且報了數。

『現在，大家注意，』尼古林誠懇的說道。『我們是一個單位，懂麼？我們都是從一個醫院出來的。我是排長。現在我們去見運輸管理員，要求他立刻派車送我們上前綫。』

這個計策果然有效。看見這二十五個年青小夥子身穿着一色的海軍制服，那位運輸管理員便不再爭論了。

『立刻將這一隊人打發走，』他這樣吩咐他的助手。

一列貨車剛裝好，預備往南面開。附近恰好有幾輛空車皮，這羣水兵馬上爬上去佔據了一輛。

『照規矩，這列車我們是不預備裝任何人的，』這位助理員說，『不過因為你們是一小隊，我們纔破例通融。同時，你們還可以一路上保護這列車。可惜的是你們都沒有武裝。』

『那沒有關係，』尼古林愉快的回答道。『如果必要，我們赤手空拳也可以打仗的！』

他絕沒有想到他這句話註定了就是一句預言呵……
到前綫去！到前綫去！

夜晚的庫班草原是多麼芬芳呵！尼古林和富米楚夫併坐在車門口，四條大腿垂在車子外面，他們深深地呼吸着這遍地野花和乾草沁人的幽香，其他那些水兵們早就躺下睡着了。

『在醫院裏我收到一封信，』富米楚夫用低沉的聲調，很吃力似地說道。『一個平常的信封，和普通信件沒有什麼兩樣，可是我的心馬上沉下去。我簡直不敢拆開。不知怎麼的，我感覺這裏面一定有不祥的消息。』

『那就是說，你彷彿嗅到了眼淚的氣息，』尼古林應和着說。

『不是眼淚，是血，』富米楚夫嚴肅的加以改正道。『如果祇是眼淚，我是可以受住得的。可是……血……』

他沉默了好一會工夫，傾聽着車輪急速的轉動聲音。瑩澈的黑空覆蓋着一望無垠的大草原，秋天的繁星在上面閃耀着，不時的被車頭噴出的濃烟遮蔽住。

『血！』富米楚夫沉重的重覆着說。『在這封信裏我的女人告訴我德國人殺死了珂里亞和珂露沙——我的兩個孩子，把她弄得殘廢。她永遠不會復原了。這就是那封信裏的話！……』

兩個人又沉默起來。什麼東西閃了過去……也許是路旁的小站，或者是一間小房，在黑暗中是無法辨清的。車經過一座鐵橋的時候，響聲特別刺耳；過了橋，又恢復原先的單調聲音。

『現在你打算怎樣生活下去呢？』尼古林問。

『我不知道，』富米楚夫回答道。『我現在心裏像有一團火在燒的一樣，我簡直忍耐不下去。白天夜黑，這一團火都在燒。我是一個很強壯的小夥子。我一隻手能夠舉起三普特重，^(註)雖然如此，誰也沒有我這樣好脾氣。像一條溫馴的牛……有時有人喝醉了，來和我爲難，我總是讓着他，躲到一邊去，雖然我可以毫不費力地一下子打倒他

。但是自從我接到那封信——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我變成了一條瘋狗。』

『那是當然的，』尼古林深思地說道。『這年頭像這樣的人們是太多了……』

將身子往後靠着車廂，用一頭肩膀遮住風，他點起了一根紙烟。火花一閃亮了一下，立刻就滅了。

『現在我祇有一個念頭，』富米楚夫接着說。『我想沒有別的，祇有在前線上纔能抓到他們，那些德國人。哼，就是要向他們報復！我並且練習着懂得了各種各樣打仗的技巧。你看，這到很奇怪——在接到那封信以前我一點作戰技術都沒有。在醫院的時候，有一位步兵連長——很好的一個人。他有一次對我說：「富米楚夫，這兒有一個戰術問題：這邊是左右兩翼，你的火力據點在這個地方，那邊是一個紗廠，再過去也許是一道山溝。敵人有一團兵力，而你這方面祇有兩個分隊，同時你是在被敵人攻擊着。你應該怎樣辦，怎麼開始作戰？」我瞪着兩眼看了半天，一點也想不出主意來。可是，自從接到那封信以後，我的腦子裏，祇有一件事——怎麼樣能夠更好的殺死那些弗里茲們。』

(註三)我躺在床上想，想：「我是在火綫上。譬如，有三輛坦克向着我開過來，同時敵人有一架機關槍從左面掃射着；在右面是一塊窪地。……」我閉上眼睛想，整個戰場的情況在我腦子裏變得非常清楚，就好像身臨其境似的！忽然靈機一動，我明白了我應該怎麼辦；纔能不讓他們有一個活着回去。我記不清像這樣的演習我想過了多少。我整天

躺在床上和坦克，摩托車和騎兵做戰。有一次在花園裏我又碰到那位連長，他又提出他那些問題，說：「研究一下罷，富米楚夫，」我研究出來以後，立刻交給他看——他大爲一驚。「好，這兒還有一個問題。」我又把牠研究出來了。他非常的驚奇。他說，「也許這是不合戰術原則的，但是主意很好。你應該加入軍官訓練班，你很有戰爭的天才。」他以爲我這是天生的才能，他不知道這都是弗里茲們在他們殺死了我的兩個孩子和殘害了我的女人以後教給我的。使我無時無刻苦痛難堪的正是這個！現在我到前綫去，抱着一個念頭——解決一百個弗里茲。祇要能夠殺死一百個德國人，我雖死無恨。但是不滿這個數目以前，我絕不能死。我的目標是，一百個！」

『對的，』尼古林同意的說。『一百個——正是一個整數。』

『你的打算是什麼呢？』富米楚夫問道。

『我嗎？』尼古林笑道。『我的志願是解決敵人的數目愈多愈好。讓他們從此以後離開俄國，並且把這個教訓傳給他們的子子孫孫。不過我倒沒有想到自己的死——戰後我還打算上學。我要做一個軍事工程師。』

富米楚夫也同意尼古林的計劃。又坐了一會兒，他便挨着老爹，躺在車子盡裏面的新鮮乾草上睡着了。祇剩尼古林一個人還坐在車門口，讓清新的小風吹拂着他的臉，凝望着繁星滿佈和白光曙澹的天河的夜空。他的思想也在海闊天空的運動着，每件事在他

腦子裏都顯得非常清楚——他自己，富米楚夫和俄國。歸根結底，俄羅斯是他的祖國，不僅僅是從太平洋到黑海那一片遼闊的土地，而是千百萬已成過去的生命，現在正在生活中的億萬生命，以及未來無數億萬的生命。在這塊土地上，過去曾有過他的列祖列宗，以後還會有他的子子孫孫。生命，他感覺，是一條河流，川流不息，永不間斷的河流。這個簡單的思想使他深深感動，因為隱藏在後面的還有另一個思想——他自己生命的不朽。他從他父母得到了生命，將來一定再傳給他的子孫——這就是說，生命是不間斷的！……一陣溫暖的快樂的情感洋溢着他全身。他低聲自語的說：『生命就是如此。何處是中斷呢？沒有的！』接着尼古林的思想又轉到德國人身上，他帶着輕蔑的笑了。『他們想消滅俄羅斯……他們怎麼能夠消滅呢？就是一個人也是不能把他從這世界上消滅的呀——他生活在他的子孫後代的生命中還不是一樣麼？』

東方已經顯出黎明，是在一片潮濕的濃霧中的黎明。尼古林可以感覺到水兵甲克衣領上露珠的寒冷。近處的樹和灌木叢模糊糊糊的，好像憧憬的幻影，後面遠處一團團的白霧像海波一樣的湧動着，但是在淡紫色的天空中有一道明亮的光弧不斷的向四周擴大，忽然間一道耀眼的光芒穿過濃霧，正照射在尼古林的兩眼上。太陽出來了。尼古林不禁大笑起來，一面喊道：

『好麼，老朋友，你到底出來了，不是麼？』

感覺天亮了，其他水兵們也都醒了；一面伸着懶腰，大家走到車口，一面大聲打着呵欠。一個旗號棚，有一個年青姑娘舉着綠旗站在叉道上。水兵們大聲向她打招呼，一面揮動着他們的帽子，那個姑娘也揮着她的旗子向他們笑。當火車轉過了灣，那個旗子棚和那個姑娘都不見了的時候，朱可夫擠着他那對吉普賽人的黑眼睛，又和克雷羅夫開了半天玩笑。

『瓦西里，剛纔你幹什麼來着，竟錯過這個通信處的機會？真可惜，你當時居然沒有想到叫火車停下來！』

老爹最後一個起來。到了他這樣年紀，一個認真和實事求是的人，他對於姑娘和他任何自然美景，都看不起，認為這些都是無用的傻事，不值得注意。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點熱茶喝，該多麼好呵，』他帶着喝望的神氣說道。『動手呵，孩子們！打開你們的背囊，是吃早飯的時候了。』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跟着一陣扳制動器尖銳的聲音，火車的速度忽然慢了下來，接着便停住了。尼古林從車門口探出身子。

『怎麼回事呀？』他問一個匆匆跑過去的衛兵說。

『他們說，軌道破壞了。』

猛然的一個動作，尼古林把車門關上，祇留一道狹縫。當他轉過身對着他的同伴的